

魏晉南北朝藝術概述 (中)

蘇瑩輝

(三) 書法

我國書體，每因時代而變易，三代以下，秦漢時以篆書為主，東漢迄於曹魏，則以隸書為主，六朝以後，今楷盛行，書體無大變易，此即書法家之所謂正宗字體。約而言之，篆、隸兩種純美術性的字體，晉唐以後，日常生活不復用之。惟美術而兼實用的真、行、草三體，派別雖有不同，但千餘年來體式無大變異。

三國鼎峙，不過四十餘年，其書法則承漢季洪荒，名家輩出。就中魏為最盛，吳次之；蜀又次之。三國魏碑，如受禪表、上尊號奏，率皆隸書，雖雄厚之氣稍遜，然亦足步武東京。晉初書家，以衛瓘、索靖并稱，二氏實皆師承張芝。

相傳鍾（繇）書宣示表，由王導藏之衣帶，攜以渡江，後來傳與王羲之，江南的書風，或即從此開始。東晉書學最盛，其著者有王、謝、郗、庾四大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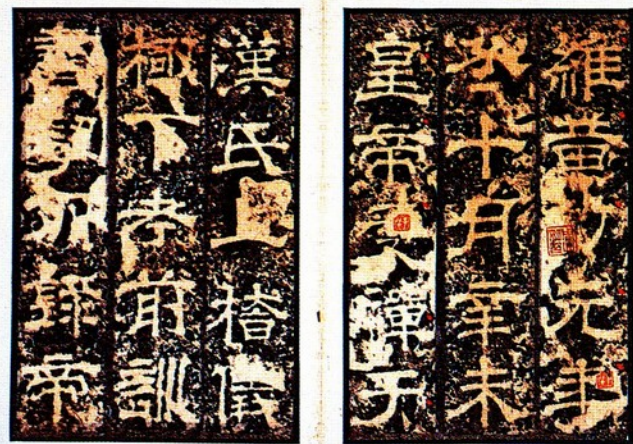
自晉東遷後，草書本已具備神韻，不過到了王羲之，才發展到大成的境界，歷代書人皆莫能出其範圍。日人本田成之氏謂王書與陶淵明詩、顧愷之畫堪稱晉代三絕，良非虛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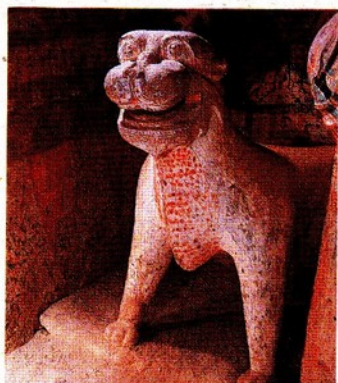
▲晉·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



▲魏·上尊號碑



▲魏·受禪表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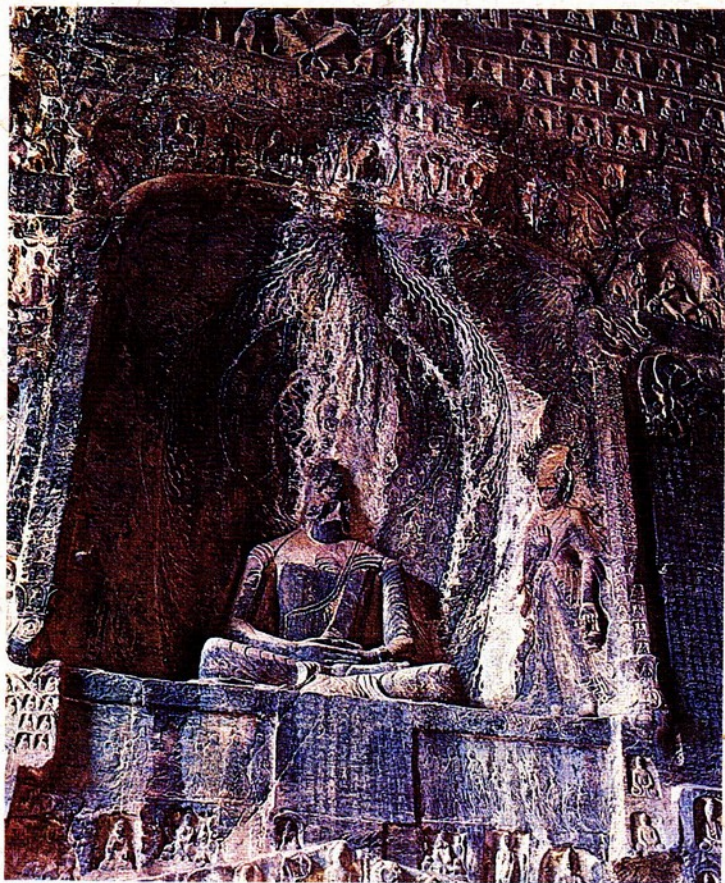


▲敦煌二七五窟西壁前佛座南側 獅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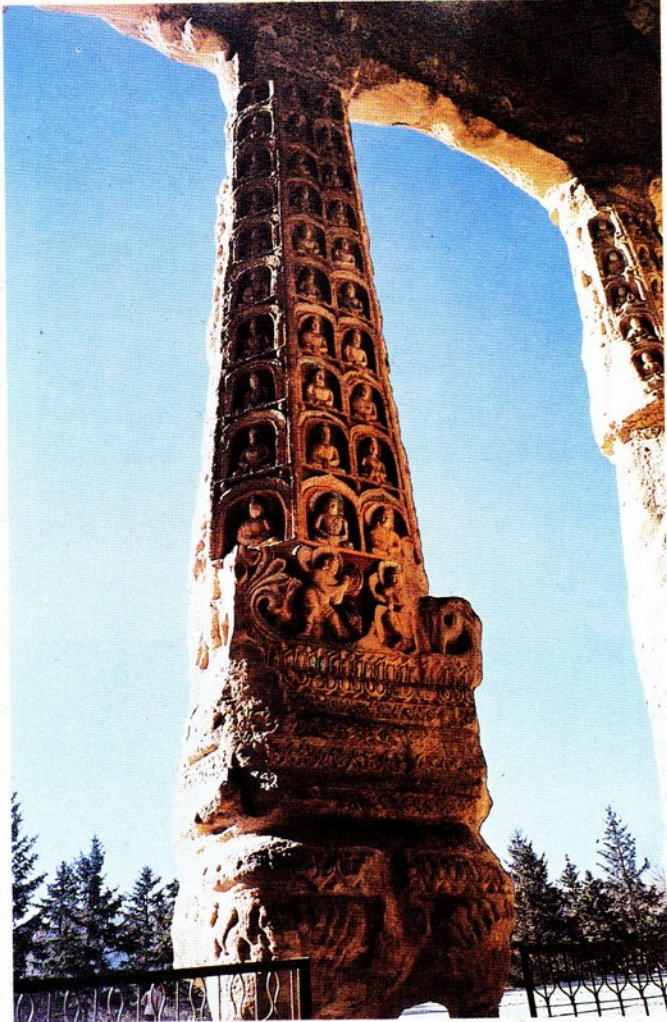
(四) 建築美術

這裡所謂建築，是屬於工藝美術方面的，並且只就「宮殿」、「石窟寺」、「寶塔」三項言之。

談到魏、晉的都會，自以洛陽為首，因為曹魏和西晉曾建都其地；而後來的拓跋魏（亦即元魏）又自平城南遷，奠都於此間數十年。所以洛陽都城，足以表率一代的建制，實非偶然。考史籍記載，



▲北魏·龍門石窟·古陽洞南壁上層 比丘法生造像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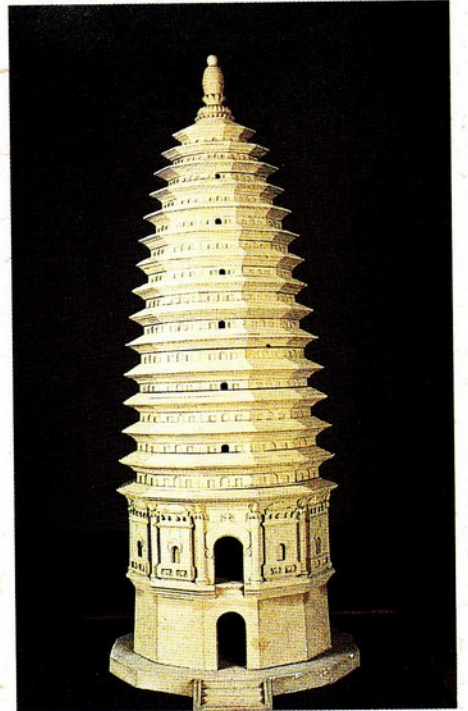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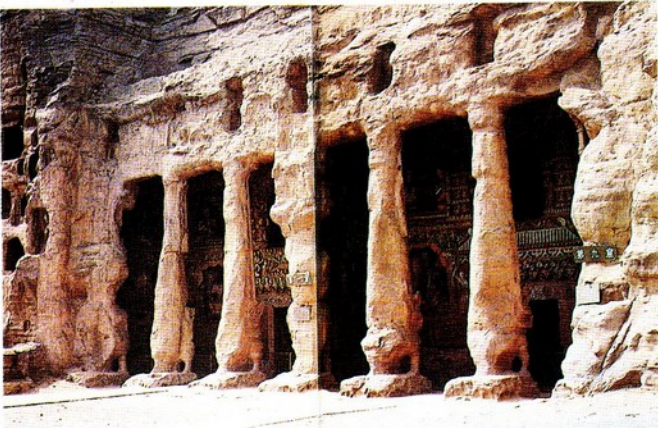
▲雲岡石窟第十窟前室列柱

▼雲岡石窟第九、十窟外列柱



▲北魏·雲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上層佛龕

▼北魏 嵩山嵩岳寺塔 正光四年·河南登封縣



自曹魏建都以來，洛陽宮室有兩次大規模的營建：一在魏明帝時，一在元魏孝文帝時。其城基、宮殿、園囿、觀闕的位置，據《帝王世紀》、《水經注》、《洛陽伽藍記》諸書敘述，使人想見其宮闕林苑的壯麗與氣象萬千！

關於石窟造像（非指漢代的墓室畫像刻石）及石窟寺的本身建築，亦深具美術價值。就全體論，鑿窟造寺之風，即直接源自印度，故石窟乃一純粹印度美術的產物，為中國歷來所未有。而就包含的建築要素言，如魏晉石窟中最常見的佛龕上端的蓮拱，與龍門所見佛龕底部的玉欄，皆直接源自印度；常見的柱頭及礎盤下的獅子，與北響堂山所見佛龕上壁的半圓穹頂，則溯源西亞與波斯；而雲岡所見的愛奧尼亞式(Ionic)及科林多式(Corinthian)的柱頭、龍門所見的多利亞式(Doric)柱身，與雲岡及龍門常見的梯形龕頂，尤遠溯希臘。凡此皆自印度與中亞隨佛教東傳後，以局部的裝飾意匠出現於佛寺與寶塔，而尤其見於石窟雕刻。雖然中國的鑿窟造寺，與印度的石窟原型仍有其相異之處，此乃因印度之窟寺，規模宏大與建築性質充實者居多，而中國之窟寺，一般說來平均較印度規模為小，建築性質不充實者居多，但雕刻與繪畫之性質，則凌駕印度之上。(註1)

魏晉佛寺今已無存，然就傳世的雕刻及壁畫中的圖象，或據後世的佛寺建築以推想當時，亦可窺見其構造法式，大體應仍沿襲漢制，

而所有的變化，可於局部的裝飾意匠中得見。佛寺如此，域外傳來的寶塔，亦屬同然。

寶塔源自印度，由窣堵婆蛻化，大抵為中外學人所公認。但在東來途中，一方面窣堵婆的原型逐漸消失，及至中國寶塔出現時，僅存塔頂的相輪，猶依稀可辨原來遺跡；另一方面，中國亭閣式的建築成分逐漸增加，完成的寶塔有如一秀媚的多層亭閣，層樓出檐，由地拔起。(註2) 魏晉寶塔，其規模高廣冠絕一代者，應推元魏洛陽永寧寺

的九級浮圖。據《水經注》〈穀水〉條所記：永寧寺浮圖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盤下至地四十九丈《魏書》同，是為遠東歷史上最高的建築物。

不幸的是永寧寺塔早在元魏永熙三年(西元五三四年)毀於火災。現存的寶塔，以江西廬山東林寺東晉沙門慧遠的墓塔為最古，其基臺砌石作八角形，全高約九尺許，冠以寶珠形相輪，具印度窣堵婆形狀，為晉代唯一保存迄今的佛教建築。



▲魏晉 瓷皿

(五) 工藝小品

原瓷成品——魏晉時代對於陶器的燒造，有着劃時期的進步，遂使此時代成為「真瓷」的濫觴時代。美國菲爾德(Field)博物館的勞福爾博士，稱一種在江南出土，灰胎紅地現青褐色釉面的常見器皿為

「原瓷」(Proto-porcelain)。此類器皿的出土，其最早可考的年代為晉惠帝元康九年(西元二九九年)，古可以斷定為魏晉初期的遺物。英國席爾柯教授(Arnold Silcock)形容此類器皿為「明白的近似瓷器的標本」業經證明為瓷器的直系前身「它們係於陶鈞上搏製，所用原



▲三國·吳 鴿



▲魏晉青瓷辟邪



▲魏晉明器 家畜



▲魏 陶犀

料乃含有多量高嶺土成分的紅黏土，而高嶺土即為唐代後期用以製造真瓷的道地的白瓷土」。(註3)

鏡鑑——梁上椿氏的《漢魏六朝紀年鏡表》，於已知存世的紀年鏡一百餘面中，屬於魏晉南北朝者約八十餘面。大抵魏晉鑄鏡，除沿漢式外，並非無變化。就文樣言，一則見於方士神仙畫的增加，一則

見於禽獸葡萄意匠的採用，後者且為名唐式鏡——即海獸葡萄鏡的原始。

明器——魏晉陶俑，於漢俑中習見的家畜、動物以外，偶有橐駝、犀牛、辟邪（有翼的獅子）等像的發現。又在一般騎士服裝中所見中土裝束成份的增加，使人想見北魏華化的進展。

註釋：

- 註1 以上參引王德昭氏，《魏晉美術》，及伊東忠太氏，《東洋建築の研究》二文
- 註2 參閱王德昭譯，《中國美術史導論》，頁六三一—六九
- 註3 前引書，頁八〇—八一